

# 明代男子直摆的形制与结构

张秋莹, 牛犁\*

(江南大学 数字科技与创意设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直摆是明代男子便服的重要品类,其“摆”的结构呈现出多样性与独特性,并易与其他便服混淆。为了明晰直摆便服形制与结构,采用三重证据法,以20件墓葬出土文物与传世实物为样本,综合文献与图像史料进行互证分析,进而考证明代直摆的形制与结构,以及直摆作为便服主要的服用特征。研究发现,明代男子直摆延续了宋元袍服的通身形态与侧褶呈现形式,在结构演化上表现为捏褶与护领搭配使用的领部形态,愈趋宽博的琵琶袖型,及出摆与褶摆共存的侧摆构造,以此印证明代直摆的形态结构是传统服饰功用属性的表达和惜物俭用思想的外化。

**关键词:**明代;直摆;便服;服装形制;结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TS 9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4-0316-08

##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Men's Straight Pendulum in Ming Dynasty

ZHANG Qiuying, NIU Li\*

(School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straight pendulum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men's casual wear in Ming Dynasty. Its "pendulum" structure presents diversity and uniqueness, which can be easily confused with other casual wea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straight pendulum casual wear, the triple-evidence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20 tombs unearthed and handed down as samples.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image materials were used for mutual evidence analysis, and then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straight pendulum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ight pendulum as a casual wear were verifi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traight pendulum in Ming Dynasty continued the full-body shape and side pleat presentation form of the Song and Yuan gowns. In terms of structural evolution, it was manifested as the staggered use of collar pleats and guard collars, increasingly broad pipa sleeve, and the side pendulum structure of the coexistence of pendulum and pleat pendulum. This confirms that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straight pendulum in Ming Dynasty reflects the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traditional costumes and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thrift.

**Key words:** Ming Dynasty, straight pendulum, convenience clothing, clothing shape, structural analysis

近年来,明代男袍结构与形制的研究成果丰硕<sup>[1-3]</sup>。在明代男袍结构相关研究中,对领、袖、侧摆等局部结构和造型的分析较为成熟,如刘畅<sup>[4]</sup>详细分析并复原了官袍的侧摆结构及制作工艺;徐小盼<sup>[5]</sup>对道袍进行分类研究,分析其各局部结构特征,并进行复原实践;祖倚丹等<sup>[6]</sup>探究了男袍中常

见褶裥与分割线的应用特点及增强服装实用性和审美性的作用。明代男袍形制的相关研究中,对直身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如周锡保<sup>[7]</sup>提出直身即直裰,为宋代长衣的承续;蒋玉秋<sup>[8]</sup>与宋春会<sup>[9]</sup>依据现存实物对其形制和结构进行细致分析,并将衣侧有出摆结构的通身式交领袍称为直身;《衣冠大成》

收稿日期:2023-08-28; 修订日期 2024-0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20CG183)。

作者简介:张秋莹(1998—),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牛犁(1986—),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与服装设计。

E-mail:8201501009@jiangnan.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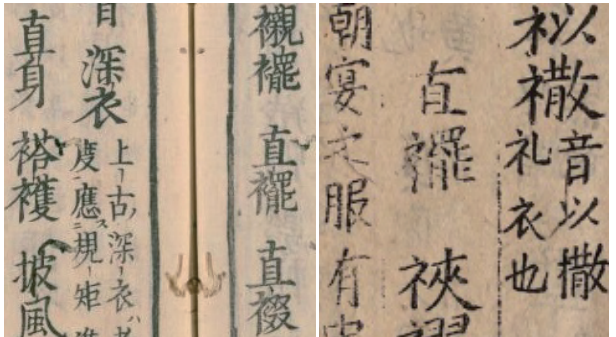
描述其所刊的 3 件具有出摆的袍服实物为“直身式”<sup>[10]</sup>;董进<sup>[11]</sup>在考证直身具体形制的基础上,认为直身也称作直摆或直领。学界对直身已有相对清晰的界定,即衣身两侧有出摆的交领通身式长袍,直摆与直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目前,对于直摆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谢立新<sup>[12]</sup>以泰州明墓出土文物为依据,称直摆因袍身宽大且两侧缀摆而得名,并流行于士人之间。综上所述,在明代男袍相关研究中对直摆便服的关注尚显不足,也鲜有对其具体形制与结构的针对性研究。因此,为进一步探索直摆的起源,明晰其形制与结构特征,文中结合出土文物与文献、图像等史料,对明代直摆便服的服用、形制、结构等内容进行考析,以期丰实明代男装的研究体系和指导明代男袍的艺术复原实践。

### 1 明代男子直摆的起源与形成

据已有资料考证,直摆作为袍服称谓形成于明晚期,在明代《新刊古今类书纂要》和《新镌音注释义万物皆备类纂》中均有出现(见图 1)。直摆形制在明代类书中的记载为“两边施摆、长领”,可知直摆是衣侧有摆的袍服。有关直摆的描述较为集中地出现于明晚期部分文学作品中,如天启年《警世通言》卷 3“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篇记有少年徐掌家“戴缠骏大帽,穿青绢直摆”<sup>[13]</sup>,及明末《绿牡丹》第 5 回中有“穿直摆、带绣巾”的贺公子。《梼杌闲评》第 22 回中“只见一对对仪从过去,先是引驾太监,约有百余人,都是大红直摆”,将太监外着袍服描述为大红直摆,与《徐显卿宦迹图》中所绘身着各色直摆的内监形象相呼应(见图 2);另外,从图 2(b)可见,仆侍群体在公务场合也可穿青灰直摆。直摆一词也并未随王朝更迭而消失,在清代描写士族男子着装形象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也有记录,如《五美缘全传》第 3 回记有两位公子身着“银红洒花直摆”和“元缎直摆”,及《大明奇侠传》中穿“大红团龙绣花直摆”的国舅公子。综上所述,直摆多在日常场合服用,具有便服属性,其服用对象包含了宫廷内监及贵族、士庶、仆侍等明代社会各阶层的男性群体。

“摆”即明代袍服的附件<sup>[14]</sup>。《通雅》载“凡衣腋下安摆,襞积杀缝,两后裾加之”<sup>[15]</sup>,可知摆是位于袍服两侧腋下的一种独特结构,并且可用褶裥等方式制作,由此说明“直摆”的“摆”即侧摆之意,直摆形制为有侧摆的交领通身式袍服。明代袍服中

摆的形态由早期至晚期演变出了出摆、褶摆、内摆等诸多类型。不同类型的摆受制作工艺、面料使用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结构和细节。直摆袍服以摆的结构命名,更加凸显了摆在此类男袍中的重要性。因此,笔者采用“直摆”更能体现交领通身式男袍中摆的鲜明特色,进而更准确地梳理和分析此类袍服的形制与结构特征。综合文献史料与图像,笔者认为明代直摆的基本形制为交领、右衽、大襟,领部可缝缀护领,衣襟扎带于腰部系合,衣身连属、上下通裁,琵琶型长袖,袖口留有出手。



(a) 《新刊古今类书纂要》 (b) 《新镌音注释义万物皆备类纂》

图 1 明代直摆记载

Fig. 1 Records of straight pendulum in Ming Dynasty



(a) 内监 (b) 仆侍

图 2 明代《徐显卿宦迹图》局部

Fig. 2 A partial view of the Ming Dynasty XU Xianqing Eunuch Figure

### 2 明代男子直摆实物遗存梳理

依据第 1 节内容,从墓葬出土文物和传世服装中共梳理出 20 件明代直摆样本。墓葬出土服饰的年代、丧敛等信息都基本有所考证,而传世文物尚不能确定其准确出现与使用年代,以及内外服用情况。直摆样本中墓葬出土的有 17 件(见表 1);传世样本 3 件,均为孔府旧藏,分别是绿色暗花纱单袍、湖色云纹暗花纱单袍和月白素罗单袍。

表 1 明代墓葬出土直摆样本信息						
Tab.1 Information on excavated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s from Ming Dynasty tombs						
墓主生卒年	地区	墓主	墓主身份	品级	数量/件	丧殓情况
明早期	江苏无锡	周溥 <sup>[16]</sup>	处士		1	袭衣
永乐二十二年—弘治八年 (1424—1495 年)	江苏淮安	王镇 <sup>[17]</sup>	处士		1	袭衣
明中期	浙江嘉兴	杨青 <sup>[18]</sup>	河南按察使僉事	正五品	2	袭衣
天顺八年—正德七年 (1464—1512 年)	江苏常州	王洛 <sup>[19]</sup>	镇江卫指挥使/昭勇将军	正三品	1	不详
景泰三年—正德十五年 (1442—1520 年)	江苏泰州	刘鉴 <sup>[20]</sup>	处士		1	袭衣
不详—嘉靖五年( 不详—1526 年)	上海	顾守清 <sup>[21]</sup>	仁济道院院主		1	不详
天顺六年—嘉靖九年 (1463—1530 年)	江苏泰州	徐蕃 <sup>[22]</sup>	工部右侍郎	正三品	2	袭衣
成化二十三年—嘉靖三十三年 (1487—1554 年)	浙江嘉兴	李湘 <sup>[23]</sup>	文林郎	正七品	1	不详
嘉靖前后	江苏泰州	王姓男子 <sup>[24]</sup>	不详		2	不详
嘉靖十六年—万历三十一年 (1537—1603 年)	江西抚州	朱翊钊 <sup>[25]</sup>	益宣王	亲王	1	棺内随葬
嘉靖四十二年—万历四十八年 (1563—1620 年)	北京	朱翊钧 <sup>[26]</sup>	明神宗	皇帝	3	棺内随葬
万历—不详(1573—1620 年 或以后)	宁夏吴忠	杨姓男子 <sup>[27]</sup>	骠骑将军	正二品	1	袭衣

表 1 中,从样本出土地区看,主要分布于江南一带,此外华北地区(北京)和西北地区(宁夏)各有少数出土。从墓主身份看,官员、士庶居多,官员墓 5 座,其中李湘的文林郎与杨姓男子的骠骑将军均属散阶且为后辈推恩所获,并非生前受封;士庶墓 4 座,涉及身份为处士和僧道;帝王墓和藩王墓各 1 座,身份不详墓 1 座。从丧殓情况看,出土直摆便服分为袭衣和棺内随葬两种;袭衣是墓主下葬时身上所穿衣物,数量由几件到十余件不等;棺内随葬则是将服装置于衣包内放在墓主身旁,或铺盖、叠放在墓主身体上下,如明神宗定陵所出直摆即放置在帝棺东端北侧随葬。这些用作丧敛的服装一些是专为丧仪下葬而新制的,一些是墓主生前所穿服装,如益宣王墓所出直摆就是朱翊钊生前服用的袍服。

对墓主所着服装款式和穿着次序进行梳理具体见表 2。由表 2 可知,仅周溥墓出土直摆是穿于最外层的外袍,其余墓中均为内袍。直摆作为内袍,其外可服深衣、圆领等,在徐蕃墓与杨姓男墓中,墓主作为品官外层身穿圆领常服入殓,中层穿直摆,其内再服其他交领袍、袄、衫等,次序无定式;在孔府旧藏的实物中也有将直摆穿在圆领内的穿搭方式,均说明直摆可做圆领常服的内搭袍服。洪武五年(1372 年)定士庶丧服制度中有“庶民袭衣一称,用深衣一、大带一、履一双,裙裤衫袜随所用”<sup>[28]</sup>。在刘鉴墓中,墓主作为没有品级的处士,外套深衣、内着直摆的穿着次序也基本符合该服制条令。由此可知,明代直摆基本可做社会各阶层男性的便服,在内、外服用上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表 2 墓主服装穿着次序					
Tab.2 Tomb owner's clothing wearing order					
层数	周溥墓	王镇墓	刘鉴墓	徐蕃墓	杨姓男墓
1	直摆	袍(残)	深衣	圆领	圆领
2	裙	直摆	直摆	褙护	直摆
3	裤	贴里	圆领	交领袍	对襟圆领衫(残)
4		直摆	交领袍(残)	直摆	交领袍(残)
5		直摆	贴里	短袄	短衫
6		短袄	短袄	直摆	
7		短衫	短衫	短袄	
8		短衫		贴里	

注:层数是由外向内。

3 明代男子直摆形制与结构分析

3.1 领襟结构分析

直摆均为交领,外领结构因领面有无捏褶和护领及其形态的不同,呈现出以下 4 种类型(见表 3):①领面无捏褶和护领,是最基础的交领造型;②领面中间有捏褶结构但无护领;③领面中间有捏褶并缝缀窄护领;④无领面捏褶但有护领。领面的捏褶结构,通常是在领面中间处捏折出一道窄窄的褶裯

后缝合而成。实物领宽多数为 6 ~ 13 cm,由于交领造型倾斜,加之领襟易拉扯变形,在条形领面中间捏出一道褶裯加缝就会起到增强领部结构稳定性和保形性的效果。一般有捏褶结构的领子材质多是选取与衣身相同的面料。护领由一块单独的布料包裹住内外领后缝合而成。护领有宽、窄之分,窄护领的底边在领面中部位置,宽护领的底边则是紧贴领面底线。护领的作用一是保护领口、减少磨损;二是便于拆卸清洗和及时替换,同时可以稳固领部的结构形态。

表 3 直摆样本领部结构与数据表  
Tab.3 Collar structure and data of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s 单位:cm

结构类型	无捏褶和护领	有捏褶无护领	有捏褶与窄护领	无捏褶有护领	
				窄护领	宽护领
结构图示					
实物图示					
来源	徐蕃墓	朱翊钧墓	王镇墓	徐蕃墓	孔府旧藏
领宽尺寸	13	6.5	11.5	11	13
护领尺寸	无	无	不详	7	13

衣襟结构主要有续衽式和断衽式两种(见图 3 和图 4)。如图 3 定陵出土绣四团龙云纹绌交领夹龙袍即为续衽式结构,其内衣领与小襟拼合后,小襟右侧拼接一块衣片面料用以续衽,续衽衣片的顶部再与内领拼合。断衽式衣襟结构则是内衣领只与小襟拼合。图 4 中孔府旧藏绿色暗花纱单袍的小襟即为断衽式,学者称其造型为斜下断衽<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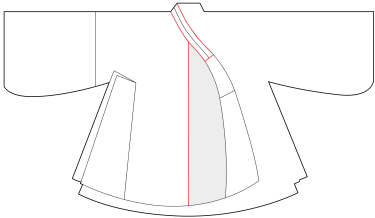


图 3 朱翊钧墓出土绣四团龙云纹绌交领夹龙袍内襟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four groups of dragon cloud pattern, noil cross-collar with dragon robe, unearthed from ZHU Yijun's tom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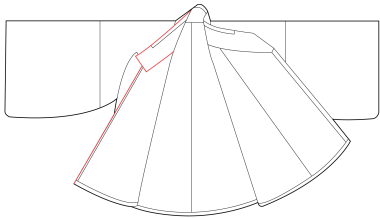


图 4 孔府旧藏绿色暗花纱单袍内襟结构  
Fig.4 Inner lining structure of the green brocade silk single robe from the KONG Family mansion collection

3.2 袖部结构分析

直摆样本袖部结构如图 5 所示。明代官袍具有相对稳定的“四幅制”结构系统,左右袖片各用两幅,并在其框架下衍生出不同长短、方圆、宽窄的袖式系统,以应对不同的礼法规范<sup>[29]</sup>。袍类便服同样具备“四幅制”特征,即两幅衣身与两幅袖片相拼合[见图 5(a)]。直摆便服在此基础上还出现袖前端用多块碎料拼接的结构,如图 5(b)中袖前端增加 2



块细长形裁片与袖子拼合,图 5(c)的结构则在袖前端左右各用 3 块裁片分别与袖子拼合完整,这两种袖子为多块衣料拼接的结构,在明代直摆实物中并不常见。多块碎料的拼接减弱了袖部纹样的整体性、连贯性,尤其对于外袍而言还会降低美观度;但在面料幅宽较窄的情况下,碎块式的布料拼接可达到通袖长度,满足礼仪的要求,同时提高面料的使用率,达到节俭尚用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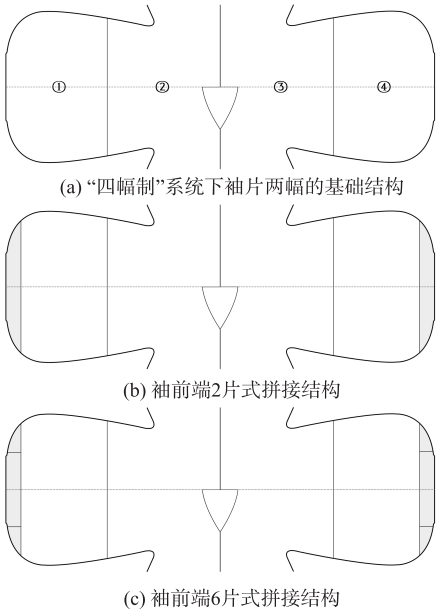


图 5 直摆样本袖部结构

Fig. 5 Sleeve structure of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

从时间演变的纵向视角看,明代直摆实物的袖部造型呈现出由明早期到明晚期愈加宽博的变化趋势。直摆样本袖部尺寸变化见表 4。由表 4 可知,明早期样本袖宽为 28 cm、袖口宽为 12 cm;明中期的弘治至正德年间(1488—1521 年)样本袖宽在 33 ~ 45 cm,袖口宽在 16 ~ 18 cm;明晚期的嘉靖年间(1522—1566 年)及以后,样本袖宽在 45 ~ 58 cm,袖口宽在 18 ~ 21 cm,其袖宽较明早期最大增加了 30 cm。由此可知,明代直摆的袖部造型呈逐渐变宽增肥的趋势,这一点在对实物样本选例图绘分析中有着清晰的表现,具体如图 6 所示。

表 4 直摆样本袖部尺寸变化

Tab. 4 Swing sample sleeve size evolution

墓葬年代	单位:cm	
	袖宽	袖口宽
明早期	28	12
弘治年间	33 ~ 41	16 ~ 18
正德年间	45	18
嘉靖年间	45 ~ 53	19 ~ 21
万历年间或以后	50 ~ 58	18 ~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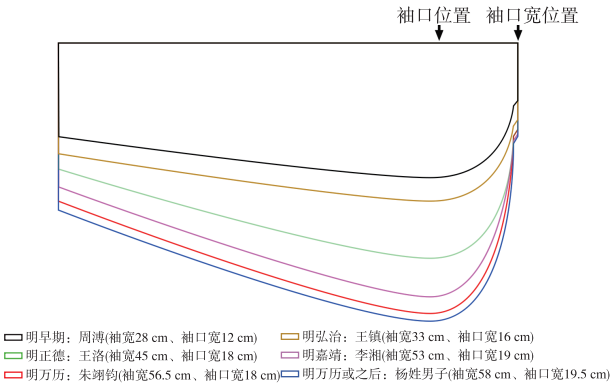


图 6 直摆样本袖部造型演变

Fig. 6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 sleeve shape evolution

3.3 侧摆结构分析

直摆局部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侧摆造型上,依据侧摆造型可将其分为出摆型和褶摆型。出摆型直摆的衣身自腰下两侧有向外凸出的两块不规则形状的摆。出摆结构的制作主要有两种(见表 5)。①折褶拼接式是通过打褶和拼接的方式塑造梯形外观的出摆,其中折褶的形式有三角形折褶(见表 5 中周溥墓麻布袍),也有顺褶(见图 7)。顺褶形式样本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泰州森森庄王姓男子明墓杂宝花卉纹缎袍与杨青墓四合如意云纹缎袍 2 件。顺褶形式是在衣身面料的出摆处先做一道顺褶折于衣身内部(图 7 虚线位置),并在褶裥顶端与衣身进行横向的缝合加固(图 7 红线位置),再将前后衣身的出摆与单独的一块出摆插片拼接缝合,因此出摆外观呈现为一道活褶,且出摆上有一道明显的缝合线迹。②拼接式结构的出摆由单独插片与衣身拼接而成,通常出现于袖部肥大的袍服中,因袖与出摆的位置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叠,所以采用拼接裁片的方式制作。宁夏盐池杨姓男墓出土如意云纹缎袍的出摆即为此结构,其出摆顶部呈平角造型;孔府旧藏绿色暗花纱单袍的出摆也是拼接式结构,但其顶部为尖角造型,并且为使其尖角挺阔有型,又在顶部进行了叠缝加固。

褶摆型直摆的衣身自腰下两侧打褶,褶裥较宽且多层相叠,褶摆不向外凸出且制作方式多种多样。按照褶裥位置和呈现形态可将褶摆结构分为外褶摆、内外结合式褶摆和内褶摆 3 种。

1)外褶摆结构代表性样本为刘鉴墓杂宝花卉纹缎袍(见图 8)。外褶摆中的褶一般叠于衣身之上,可直接看到,“摆”的衣料是从衣身延展而来。其制作方法是按图 8(a)所示方向由外向内依次翻折后在衣身上形成两道重叠的褶裥,再将顶端竖向 3 ~ 5 cm 处衣身缝合,并且顶部缝一块梯形面料进行二次加固。外褶摆前后侧摆没有缝合,为开衩形态。

表 5 直摆样本出摆型结构

Tab.5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s out of the pendulum stru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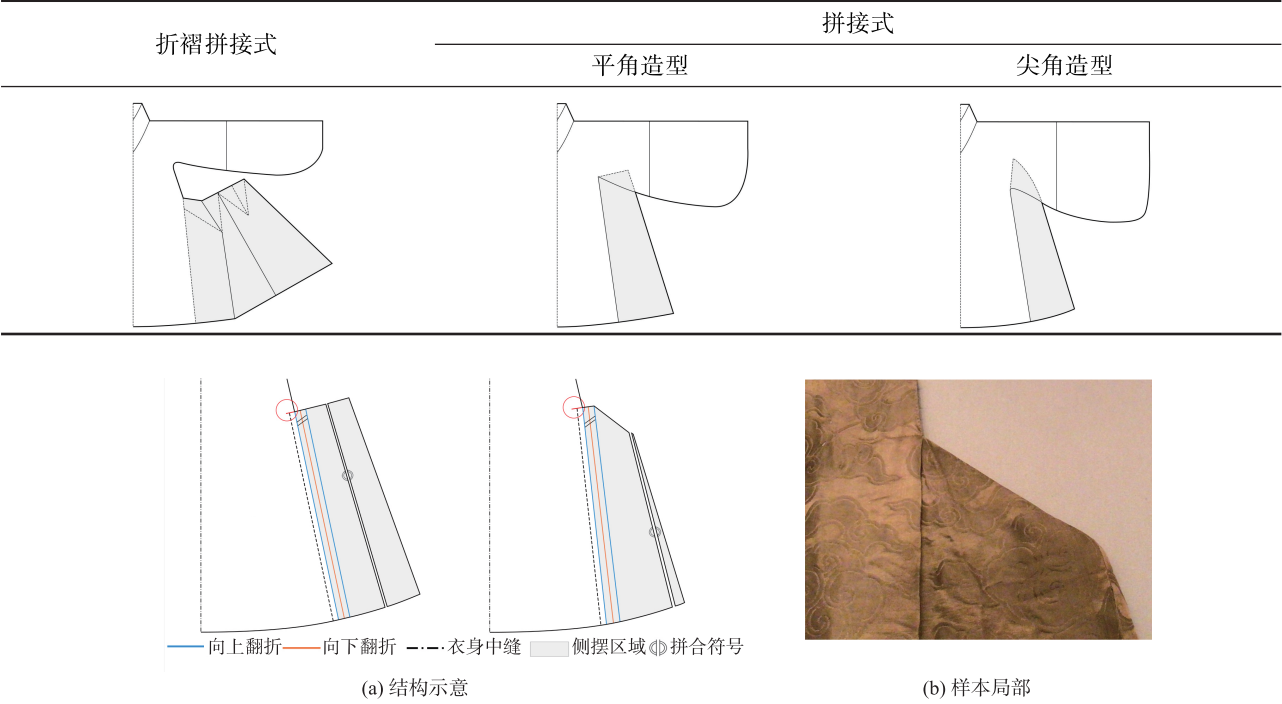


图 7 折褶拼接式出摆结构与杨青墓直摆样本

Fig. 7 Pleated splicing pendulum structure and YANG Qing tomb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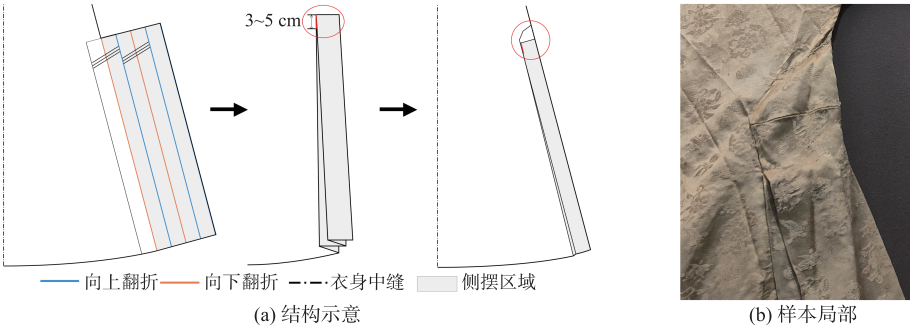


图 8 外褶摆结构与刘鉴墓直摆样本

Fig. 8 External fold pendulum structure and LIU Jian's tomb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s

2) 内外结合式褶摆结构代表性样本为王镇墓四合如意云纹锦袍(见图 9),该结构的特征为一部分褶摆隐于衣身内侧,一部分褶摆经过捏缝或打褶处理后展露于外侧,并且在衣身正面能够清晰观测到褶摆的形态。图 9 中侧摆是由后衣身向内折出 5 道褶裥,最外侧 1 道为斜向的活褶并与前衣身的衣料拼接缝合,中间 3 道褶裥顶端的 3 cm 缝合固定,此类侧摆为闭合不开衩形态。这种侧摆与沅陵县博物馆馆藏宋末元初时期的黄色碎花绦右衽男夹袍侧腰处的褶裥结构相似,由此推测明代直摆延续并演化了宋元袍服中的褶裥方式,并将其融入侧摆的制作中。

3) 内褶摆结构如图 10 所示。李湘墓四合如意

云纹绸袍作为此结构的代表性样本,其侧摆正面几乎不能观测到摆的外在造型,但在侧面可见部分褶摆形态。该结构与道袍固定于后身的内摆具有明显区别。其制作方法为前后衣身摆侧预留出制作摆的衣料,并在两片之间拼接一块插片,拼缝后按图 10(b)方向叠折,并将其翻折于衣身内侧形成内褶摆。内褶摆顶部为斜向固定,因此袍服正面呈现略显斜直的身线条<sup>[30]</sup>。此类结构通过拼接单片的衣料插片,可增加褶摆体量。

从直摆实物遗存看,其侧摆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手法精巧的制衣工艺与节物尚用的造物理念。同时,明代男性通过增加侧摆体量,达到扩充下身空间的实用需求,同时增加摆量也使其在穿着

直摆时显得下身宽大,塑造出沉稳的形象,展现当时男子的审美趋向<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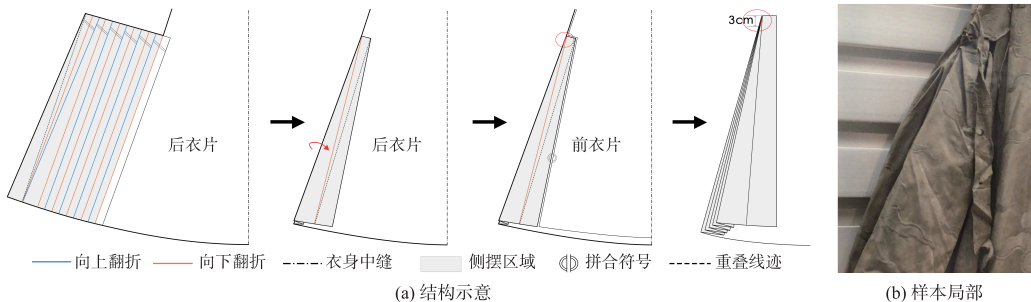


图 9 内外结合式褶摆结构与王镇墓直摆样本

Fig. 9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bined fold pendulum structure and WANG Zhen tomb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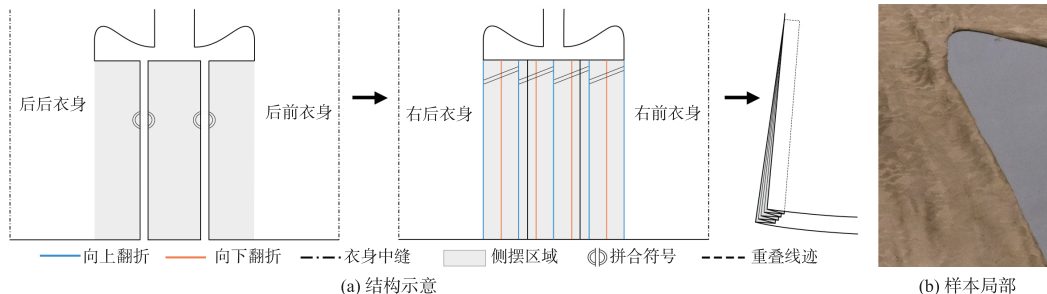


图 10 内褶摆结构与李湘墓直摆样本

Fig. 10 Inner fold pendulum structure and LI Xiang tomb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s

### 3.4 系合方式分析

明代出土直摆实物的系合方式均为系带式,是用 1 副或多副长布条缝于衣上通过扎结的方式系合衣身。系带部位共有两处(见图 11),一是位于右腋下衣身和前大襟处的外衣身中[见图 11(a)],只有少数系带数量较多的样本会将系带缝缀在领部位置。系带数量在 1~4 副之间,系带长约 30~41 cm,宽约 1~1.5 cm,尺寸各有变式。二是位于左腋下衣身和前小襟处的内衣身中[见图 11(b)],系带数量多为 1 副,如明神宗朱翊钧墓出土直摆的小襟残存一根长 42.5 cm、宽 2 cm 的系带。综上所述,明代直摆的系合方式呈现简单统一的特点,通常系带的数量越多,部位分布越广,侧摆长度相应会有所减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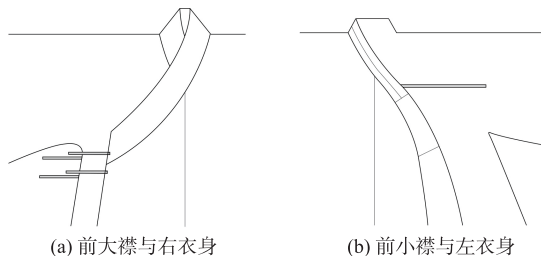


图 11 直摆样本系合方式

Fig. 11 Fastening method of straight pendulum samples

## 4 结 语

文中结合实物、文献与图像史料对明代直摆便

服的源起与形成进行探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其形制与结构特征。直摆是明代社会各地域、各阶层男性均可穿用的便装袍服,其称谓的形成具象和直观地体现了该类袍服结构特色,同时映射出直摆便服的形制与结构在明中后期的多样化与奇特性趋向。研究可知:①直摆领部捏褶结构与袖部拼接形式具有明代便服的显著特征,而袖宽尺寸的变化则体现出由明早期造型瘦窄到明晚期造型宽博这一鲜明的时代变化;②直摆的侧摆类型和结构形态具有由简渐繁的演变特征,同时,袍服中形态各异的“摆”,满足了男性扩充下身运动空间的实用需求与遮蔽内衣、防止外露的礼仪要求,并在追逐摆量的过程中塑造男性沉稳、庄重、肃穆的外在形象;③直摆仅有系带一种系合方式,在系合衣身的同时,系带的数量、分布也与侧摆尺寸有所关联。综上所述,明代直摆具有相对稳定的形制框架和丰富多样的结构变化。

### 参考文献:

- [1] 王熹. 明代服饰研究[M]. 北京:中国书店,2013.
- [2] 华强,罗群,周璞. 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 [3] 刘畅. 明代官袍结构与规制研究[D]. 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18.
- [4] 刘畅,刘瑞璞. 明代官袍标本“侧耳”结构的复原与分析[J]. 服饰导刊,2017,6(6):57-62.

- LIU Chang, LIU Ruipu. Rest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ear-piercing" in official robes of Ming Dynasty[J]. Fashion Guide, 2017, 6(6): 57-62. (in Chinese)
- [5] 徐小盼,王蕾. 明代道袍的结构分析与复原[J]. 服装学报, 2023, 8(5): 384-390, 399.
- XU Xiaopan, WANG Lei.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restoration of taoist robes in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3, 8(5): 384-390, 399. (in Chinese)
- [6] 祖倚丹,申凯旋,王瑾. 明代服装中褶裥和分割线的应用特征[J]. 丝绸, 2015, 52(2): 40-44.
- ZU Yidan, SHEN Kaixuan, WANG Jin.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leats and cut-off line on costumes in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Silk, 2015, 52(2): 40-44. (in Chinese)
- [7]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398.
- [8] 蒋玉秋. 明鉴:明代服装形制研究[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 [9] 宋春会. 艺术考古视域下明代男袍考析与结构复原研究[D]. 无锡:江南大学, 2021.
- [10] 山东博物馆,孔子博物馆. 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M].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 2020: 152-157.
- [11] 撷芳主人. 大明衣冠图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54-300.
- [12] 解立新. 泰州出土明代服饰样式漫谈[J]. 东方收藏, 2012(1): 22-25.
- XIE Lixin. The style of Ming Dynasty costumes unearthed in Taizhou[J]. Oriental Collection, 2012(1): 22-25. (in Chinese)
- [13] 冯梦龙,凌濛初. 三言二拍[M].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19: 112.
- [14] 周汛,高春明.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6: 237.
- [15] 方以智. 通雅:36卷[M]. 影印本.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1781: 17-26.
- [16] 江阴博物馆. 江苏江阴叶家宕明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9(8): 30-45.
- Jiangyin Museum. Excavation of yejiadang tomb of Ming Dynasty in Jiangyin, Jiangsu[J]. Cultural Relics, 2009(8): 30-45. (in Chinese)
- [17] 韦曾泽,刘桂山. 淮安县明代王镇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J]. 文物, 1987(3): 1-15.
- WEI Zengze, LIU Guishan. A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a couple's burial tomb in Wangzhen Town, Huai'an County, Ming Dynasty[J]. Cultural Relics, 1987(3): 1-15. (in Chinese)
- [18] 周伟民. 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发掘简报[J]. 东方博物, 2007(4): 49-57.
- ZHOU Weimin. A Ming Dynasty tomb at Yangjiaqiao, Puyuan, Tongxiang, Zhejiang[J]. Cultural Relics of the East, 2007(4): 49-57. (in Chinese)
- [19] 武进博物馆. 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J]. 东南文化, 1999(2): 23-31.
- Wujin Museum. On Wang luos family graveyard of in Wujin City in Ming Dynasty[J]. Southeast Culture, 1999(2): 23-31.
- [20] 王为刚,张伟,周金波,等. 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家族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6(6): 41-62.
- WANG Weigang, ZHANG Wei, ZHOU Jinbo, et al.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s of LIU Jian's family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ai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J]. Cultural Relics, 2016(6): 41-62. (in Chinese)
- [21] 孙维昌,倪文俊. 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简报[J]. 考古, 1963(11): 620-622, 9-10.
- SUN Weichang, NI Wenjun. A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Ming Tombs in Shanghai suburb[J]. Archaeology, 1963(11): 620-622, 9-10. (in Chinese)
- [22] 黄炳煜,肖均培. 江苏泰州市明代徐蕃夫妇墓清理简报[J]. 文物, 1986(9): 1-15, 98-100.
- HUANG Bingyu, XIAO Junpei.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the Ming Dynasty XU Fan couple in Taizhou, Jiangsu[J]. Relics, 1986(9): 1-15, 98-100. (in Chinese)
- [23] 吴海红. 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J]. 东南文化, 2009(2): 53-62.
- WU Haihong. Report of lijiafen tomb in Ming Dynasty at Wangdian, Jiaxing[J]. Southeast Culture, 2009(2): 53-62. (in Chinese)
- [24] 王为刚,张伟. 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3(11): 36-49.
- WANG Weigang, ZHANG Wei. The excavation of a tomb of the Ming Dynasty at Sensenzhuang in Taizhou City, Jiangsu[J]. Cultural Relics, 2013(11): 36-49. (in Chinese)
- [25] 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明代藩王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 133-148.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定陵[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84-86, 252.
- [2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盐池县博物馆. 盐池冯记圈明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66-126.
- [28] 张廷玉. 明史:卷60[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29] 刘畅,刘瑞璞. 明官服“四幅制”营造的节俭礼法[J]. 服装学报, 2023, 8(3): 189-195.
- LIU Chang, LIU Ruipu. Economical etiquette and law created by the "four pieces system" of official uniforms in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3, 8(3): 189-195. (in Chinese)
- [30] 赵丰. 明之华章:2019国丝汉服节纪实[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20: 36-37.
- [31] 易延坤. 文化社会学视域下明代家具的东方理性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6): 38-42.
- YI Yankun. Eastern rationality of Ming Dynasty furniture in the cultur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3, 30(6): 38-42. (in Chinese)
- (责任编辑:卢杰)